

父亲的路（外一首）

□ 刘太义

他总是不停地
出走……回归……
春天，带着一袋袋干粮
秋天，拉回一车车粮食

我怀疑，那条路上
有无尽的宝藏
对于那条路，他总是
乐此不疲
我还怀疑，那条路上有一对
雕刻匠和染匠
因为每一次归来，
他脊背的颜色
变得更黑，脸上的沟壑
越来越深

你站在一棵庄稼旁

田野里，春风扯着云彩跑
那年，你站在一棵庄稼旁
一朵花笑得怒放
多年后，我很想泊住脚步
回去看看我的故乡
看看你是否还站在庄稼旁

目送

□ 周礼

小时候，父亲每天都要送我上学，有时牵着我的手，有时将我背在背上，有时让我走在前面。到了学校门口，父亲将书包交给我，嘱咐我不要调皮，要认真听讲。然后，他站在原地，望着我蹦蹦跳跳的身影，直到我走进教室，他才安心地离开。

后来，为了锻炼我的独立性，父亲常常只送一半，过了那座石板桥，他就让我自己走。不过，父亲似乎并不放心，每次都要在桥头上站一会儿，直到我远去他才离开。

小学六年，父亲不知目送过我多少次，在一次次目送中，父亲练就了一种独特的本领，哪怕在人山人海，他也能一眼辨别出我的身影。

十八岁那年，我考上了大学，父亲去车站送我。他身上背着一大包行李，手上还提着许多给我买的东西。我想帮他背，父亲拒绝了。他微笑着说：“你长大了，以后想给你帮忙也帮不了多少了！”

火车开进了站。我对父亲说：“爸，你回去吧！”父亲点点头，但他并没有马上离开，当我透过车窗玻璃回望时，依稀能看到他恋恋不舍、夹杂着担忧以及怅然若失的目光。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城里工作。父亲时常来看，每次都扛着一大包花生、

黑桃、土鸡蛋等土特产。

父亲很不习惯城里的生活，更放心不下他的庄稼和家畜，每次吃完饭都急着要走。

我留不住父亲，只能去车站送行。

像小时候父亲送我一样，我伫立在月台，默默地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直到他消失在转弯处……

在父亲的目光中，我一年比一年高，终究有一天，我强大到不再依赖他，要独自一个人去闯荡，去生活。

父亲留不住我，也没有打算留我——孩子终会长大，终将会离开父母。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帮我提提行李，然后再目送我离开。

而在我的目光中，父亲一天比一天苍老，脊梁一天比一天弯。去年，父亲罹病去逝。下葬前的告别仪式，我深深地凝视着父亲，希望能将他的容貌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

这是我最后一次目送父亲，祈祷，祝福……生命无常，时光易老，失去亲人的痛如刀割，如针刺——我多么期望时光能倒流，让父亲重新回到我的身边，哪怕每天看他一眼，唤他一声，扶他一把。然而，逝去的时光永远无法追回，我只能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缅怀父亲，追忆着远去的背影和他目送我时的情景……

五律·致父亲

□ 邓星汉

父教懔严诤，
笄笈欲出贤。
恪勤奇建业，
劳碌俊延年。
己束黉门尺，
新翻周易篇。
相斟风健语，
对弈月安然。

父亲的怀念

□ 耿庆鲁

父亲
你是我的血脉
在我跳动的脉搏里
我仿佛听到了您的呼唤

父亲呵
让我为您写首诗
用一段芬芳的语言
写下我对您无穷的怀念

您是故乡一块深情的热土
我是一株青青的秧苗
在您的怀抱里
有我无忧无虑的童年

您是故乡一条清澈的河流
我是一条自由自在的鱼儿
在您恬静的河水里
我享受到生命的悠闲

您是我心中的一棵大树
为我遮风避雨
您是树上的一个鸟窝
我是您怀抱中的一只雏燕

在您的岁月里
我有童年的梦想
在我的生命里
您就是一座沉默的大山

您的背影矗立成
我心灵深处的图腾
父亲
您是我对故乡眷恋的引子
那份深厚的爱
伴我一生

父亲·庄稼

□ 陈建素

我们兄妹几个都相继进城了，想把年过古稀的父母接到城里居住。

父亲说，有种菜的地方才行。于是，我们就买了一个老小区的顶楼，因为天台有一块小菜圃。

父亲喜欢得不得了，一年三季都在菜圃里忙活。在他的精心莳弄下，菜圃里的西红柿又大又红，茄子油光泛亮，豇豆长长的、嫩嫩的。

每次看望父母，父亲都会让我们一起爬上天台，摘一些他亲手种的菜，作为喂饱我们的“大餐”。临走时，父亲还会装上满满一袋新鲜菜，让我们带回家……

去年一个雨夹雪的夜晚，母亲急急地离我们而去，父亲一夜间苍老了许多。我们兄妹商议着，得把父亲接到一家同住，方便照顾。

妹妹说，父亲到我家，方便父亲逛街，上医院。哥哥说，父亲到我家，方

便父亲到广场散步交友。我说，父亲还是到我家，方便父亲逛公园，观花赏鸟，看江戏水，散步聊天一举多得。最终，父亲选择了到我家。

那之后，我天天陪着父亲到公园散步。一开始，父亲很开心，一个月以后，父亲却是情绪大跌，闷闷不乐。

我与父亲促膝长谈，父亲才道出心里话：满目春色，不见庄稼；人来人往，不见农民，心里闹得慌。

父亲一辈子与农民、庄稼打交道，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在公社任职，一干就是四十年。家乡的一沟一坎，一坡一田，一漕一渠他都可一一道来。从我记事起，父亲都是在家吃过早饭，便急急地赶到生产队与农民一道干活；中午在农民家吃饭，下午放工后回家，晚上处理日常工作。

一年至少有三百天如此。

父亲对土地感情深厚，做农活更

是一把好手：犁田、搭田坎、平秧田、插秧、割谷、脱谷……样样精通。

我们只想着给父亲最好的晚年生活，却忽视了父亲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我对父亲说，像以前一样在天台种菜，天天劳作，您现在的身体条件肯定不行了，最多是让您每天看得见庄稼，看得见农民在耕作。说到这，只见父亲两眼放光，喜悦之情写在脸上。

我们兄妹再次商量，父亲到妹妹家。妹妹家在城乡结合部，站在阳台上，可见绿油油的蔬菜，满目青翠。

父亲在妹妹家，每天下楼与小区的老人们交谈，谈他们年轻时如何挖地播种，耕田收割，还一起到小区外挖野小蒜，乐在其中。

不到一个月，父亲的精神状态又回到了从前。父亲离不开庄稼，离不开庄稼人。父亲一辈子把心思放在了庄稼上——庄稼是父亲的命根子啊！